

文/片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张九龙

东营利津县有个盐窝镇,几乎所有外地人初到这里,都会问上一句:“你们盐窝产盐吗?”盐窝镇现在并不产盐,然而在历史上却是个名副其实的盐窝子。

盐窝所在的利津紧靠渤海,自古得鱼盐之利,齐国就曾煮海为盐,开创东方霸业。利津古为滨州永利镇,金明昌三年(1193年)升格为利津县。这次“上位”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盐的功劳。

早些年,这片土地一直沉在海里,在隋至唐末的300多年间,海岸线外延30余里,利津才形成陆地。直到金朝,这里拥有漫长的海岸线。

当时,岸高水阔的大清河由此奔流入海,作为河运,海运的枢纽,利津的战略地位一下提升。除了升格为县,金朝政府还在入海口建了座海关码头,修筑土城,屯兵设防,这便是名镇一方的铁门关。

元朝时,有鲍氏家族定居于今利津盐窝镇,形成村落,因地处洼地,得名“鲍家窝”。此时,南方的晒盐法传入山东,引发了工艺的变革。当地盐业生产不再单一依靠芦苇为燃料的煎盐法,而是晴天晒盐,雨天煎盐,既节省了燃料又增加了盐产量,生产效率大为提升。

当时,鲍家窝周围尽是晒盐滩,居民以晒盐为生,盐场在此屯盐,并经大清河外运,故人们称之为“盐墩”“盐窝”。清初,此地设立了集市,随着清中期盐业迅速发展,客商纷至沓来,形成了繁荣街店,又名“盐窝街”。

“盐窝”之所以敢称“窝”,是因为境内永阜盐场的存在。

至元二十六年(1289年)利津开始正式设置盐场,分别为宁海盐场、丰国盐场和永阜盐场,并设立了“永阜场大使署”作为盐政管理机构。永阜盐场就在今盐窝镇。

古时盐业官营,既是国家税收的重点,又是关系民生的要害,地位十分突出。有了正规军的名分,元明清时期,当地盐业得到快速发展,特别是清康熙十六年(1677年),山东境内盐场经历了一次关停并转,利津三个盐厂合而为一,组建起新的永阜盐场。鼎盛时,永阜盐场盐滩数量达到446个,规模居山东八大盐厂之首,名冠齐鲁。

产量大,自然销量也好。永阜盐场所产食盐,除供应山东66州县和1卫外,还行销河南归德府所属8县。《济南府志》记载,当时历城县、章丘县、邹平县、齐河县、齐东县、济阳县、禹城县、临邑县、长清县、平原县等均掣配永阜场盐。每年有55万包盐从铁门关启运,顺大清河转京杭

由于是退海之地,盐窝的百姓祖上大多是移民迁徙而来。从明朝初年开始,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鲁西南的人陆续定居于此,同时把他们祖籍地的民间艺术带到了盐窝。

鲍家窝擅长制作灶台锅盖,杨柳坡擅长制作算子,张冯村擅长制作“家堂轴子”,乔家庄擅长制作笊帚,里八庄擅长制作鞭炮,黄家庄擅长制作糖瓜……可以说,几百年前,当地就实现了“一村一品”“一村一技”,过上了靠手艺吃饭的日子。

然而,自然条件的变化,再次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。清咸丰五年(1855年),黄河从河南铜瓦厢决口,改道夺大清河入海,对永阜盐场造成了毁灭性打击。

从那之后的几十年里,黄河“无岁不决,无岁不数决”。黄河每次决口带来的破坏力大,许多产盐地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,比如盐窝、北岭、南岭、吕家洼、辛庄、十六户等,导致永阜场产盐量直线下滑。

著名收藏家、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的外祖崔家,曾是永阜的大盐商。崔氏先祖崔普于明洪武二年(1369年),由山西洪洞县迁到利津定居,盐窝镇的八里庄等地,就是崔氏先祖最早的定居地。

崔氏先祖以盐业为生,逐渐做大。1855年黄河决口,河水刚好从崔家的盐场中间穿过,危在旦夕。按照惯例,如此大的洪灾,朝廷应火速筑坝救灾,但是,清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,哪还有这精力。

无奈之下,经官府批准,财势雄厚的崔家凭一己之力,硬是修了一道45万土方 的灶坝,与黄河周旋了40年。然而治标不治本,1895年,黄河再次决口,大坝决堤,崔家多年的苦心经营最终付之东流,此后举家迁到了北京。

1896年,永阜盐场滩池仅存7个,名存实亡,所承担的供盐任务不得不改由官台、富国两盐场替代。1904年,黄河于利津薄庄决口,水由徒骇河入海,附近所有盐池淹没无存。次年,永阜盐场并入寿光王官盐场,从此盐窝和利津不再产盐。

黄河在利津改道10次,尾间变迁50多次,对两岸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黄河虽然冲毁了盐卤之地,但是被水稀释后的土壤盐分降低,反而适宜种植农作物,永阜盐场滩池慢慢变成了沃土。

清光绪中期,盐窝芦苇深处渐有垦户出入。此后,官府出面迁民安垦,在盐窝设垦务分局,分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路,办理丈放土地之事。利津、沾化、广饶、寿光等县的贫民纷纷前来垦殖,从此当地百姓转型发展农业。

水患不除,难以为家。盐窝境内大多一片坦途,而在南岭子至北岭子一带,却是一片高地,呈南高北低形态。所谓的岭子,其实是古时黄河的废坝。岭子西边大都是红黏土地,岭子东边为古盐滩,土质沙碱。

百姓自发围绕这片高地聚居,绵延竟有十里之长,俗称“十里长巷”。依托这一特殊的景观,当地正在打造“非遗文化传承一条街”,新近建起的戏楼,成为周边村民的文化休闲宝地。

利津流行吕剧,当地百姓叫“唱扬琴的”,已有一百多年历史。吕剧的形成,和黄河水患是分不开的。俗话说“三年恶水三年旱,三年蝗虫灾不断”,为了糊口养家,闹荒时,村民就外出逃难,沿街要饭。

他们一边演唱家乡小曲,一边乞讨,并且融合了多个村子的说唱艺术形式。后来,演出形式不断革新,由家门口或院子里唱,再到地面上摆场子化装一唱,形成了新剧种。在当地,上了年纪的村民几乎人人都能唱几句,举办婚礼时更是有唱吕剧的习俗。

如今的盐窝镇已经不产盐,倒是肉羊养殖规模不可小觑。鼎盛时,全镇肉羊养殖户达1300多户,年出栏量近200万只,是当之无愧的“山东肉羊产业第一大镇”。

海洋变陆地,盐窝变“羊窝”,真叫人感叹不已。

【人文地理】

瓢泉： 辛弃疾晚年的故居遗址

□陈忠

在阳原山祭拜辛弃疾墓之后,我们便去寻找辛弃疾晚年的故居遗址——瓢泉。驱车一路向东,来到了江西省上饶铅山县稼轩乡瓜山下。

车停在了一条公路路边的几间颓废的平房前。抬头看见一堵山墙上,有一牌子,上写:铅山瓢泉矿泉水厂。朋友说,可能就是这里了。于是,我们一行四人,沿着一条鹅卵石与长石块铺设的小路往前走。走了也就一百米,就看见在长满茂密竹林的山脚下,有一石板护栏和鹅卵石护墙围绕的空场地,空场地的中央有一块微微隆起的大青石,青石上有自然形成的两口泉水。

雨季未到,不见半山有泉喷出,只见山脚石缝中,有泉水潺潺流入如瓢状的天然石凹处,然后,流入下方一状如石白的天然石凹内。两石凹均在青石之上,有人工斧凿出的一浅沟使其联通,一瓢状,一臼状,其水均澄清可鉴。清澈透明的泉水,倒映着我们伫立泉边的身影,也倒映着我们头顶一尘不染的蓝天。不知当年,辛弃疾是否像我们一样蹲在泉边,用双手掬起一捧清冽的泉水,清洗一路的尘埃,但我知道,最后终老瓢泉的他,坐在稼轩府堂前,会时常遥想起北方的故乡那满城的泉水。

我坐在瓢泉右侧立着的一块石碑前。石碑上刻着辛弃疾两首关于瓢泉的词,字迹模糊难识,好在我都熟知,也就没细细去辨认。眼前的两口泉水,都注满了泉水,但并不太深。水质呈绿蓝色,泉水上面漂浮着几片竹叶和杂树枝。

1186年,辛弃疾与门人到鹅湖山一带寻找泉水,来到距鹅湖寺20里地的奇师村时,发现村后瓜山山下有一口周氏泉。泉池如瓢,泉畔,有茅屋两间。辛弃疾看着眼前的一泓荡漾在前后两个天然石潭的清泉,内心涌起了惊喜之情,流连忘返,爱不思归,欣然夜宿泉边。

两年后,辛弃疾再次来到瓜山下的周氏泉,决定在泉边建一个别墅。别墅建成,他把周氏泉改名为瓢泉,从此,他便来往于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两地。1194年,辛弃疾在瓢泉动工建新居和庄园,决意“便此地、结吾庐,待学渊明,更手种、门前五柳”。一年后,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,辛弃疾一高兴,就写了一首《水龙吟·题瓢泉》:我稼轩岂是长久贫困的人?你看我新居的屋外清泉珍珠般倾泻而下。人应乐天知命,可从古到今有几个人明白用之则行、舍之则藏的道理呢?人不堪其忧,可是人家颜回,一簞食,一瓢饮,不改其乐。想当年孔丘以淡泊清贫为乐,即使粗茶淡饭,也没见整日忙碌不宁的样子,像他们这样的人,怎么会是恹恹的人呢?姑且终日静对山上的浮云,这瓢泉之水,不要急匆匆流到山下去。清泉如镜,正好照我苍颜白发,过去那些轻裘肥马的富贵日子,过去就过去了罢。品一口瓢泉的水,顿觉口齿清凉,满怀乳汁般芳香。饮后,我把水瓢挂在树上,风一吹,水瓢发出声响,它就破了,所以说,人还是默言得好。

有一肩上荷锄的小伙子出现在不远处的山坡上,一看就知道是前来挖竹笋的。山坡上,还有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觅食。

突然就想起了淳熙十五年的那场鹅毛大雪,想起了陈亮和辛弃疾相会在石桥上的情景,想起了他们共商恢复中原抗金大计的几个雪夜,想起了陈亮辞行东归后的第二天,对挚友的离开百般不舍的辛弃疾,骑马欲追回陈亮,结果,因雪深泥滑,没能追上。当天,投宿在方村,独自一人对雪煮酒。那个方村,应该离这里不远吧。

沿着一条鹅卵石铺就的道路看过去,远处有一被竹林遮掩的村落。可以想象得到,各种各样的头衔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的辛弃疾,看似在瓢泉过着放浪林泉、闲云野鹤、不问世事、饮酒赋诗的村居生活,实际上,幽美的瓢泉山水,恬淡的乡居生活,并未消减他的爱国热忱。他的胸中一直装着破碎的山河,一直怀着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。

南宋的某一个冬天,孤独的辛弃疾,写下了这样的诗:“相思几欲扣停云,抱疾还嗟老不文。满眼梅花深雪片,何人野鹤在鸡群。诗肩相见高如旧,酒甲而今蘸几分。且向梁园赋清景,自知才思不如君。”思念北国之情跃然纸上。而今,有多少人会用澄澈的目光撩拨开历史的帷幕,真切地看到辛弃疾孤独的背影呢?

辛弃疾在鹧鸪声里远去了,八百多年的落叶不知暖了多少只鸣咽的秋虫,润养过茂林修竹的泉水还在流,只是吟哦过寂闲时光的泉水更细了。



盐窝寻盐，几番沧海桑田



利津流行吕剧,已有一百多年历史。

大运河外销,大清河一度被称为“盐河”。

永阜盐场的食盐品质颇好,粒大、味厚、坚固、洁白,甚至有“为东盐精华所萃”的说法。清朝时,永阜盐场所产上品,曾供曲阜孔府那盐专用。所谓“刑盐”是一种特制的虎形盐,用于高级祭祀。仅此一项,永阜盐场每年要提供5144斤盐。

特殊的地理条件,促使盐业、渔业、海关运输业及商业兴起,历史上的盐窝,展现出一种迥异于内陆农耕文明乡镇的风采。“鼓捣笊帚乔家庄”“不透气的鲍王庄”“甜末啦嗦的黄家庄”“丁零当啷的十六户”“站在正面上的张冯”“杨柳坡担在锅沿上”……说起这些手艺人、工匠村,盐窝人总是如数家珍。

